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聖諭卷首至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王　宜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東維子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録一卷元楊維楨撰維楨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録此其初刊詩文集也維楨以詩才奇逸凌跨一時此編乃録文二十八卷詩僅兩卷又以褉文六篇足之葢以文為主詩特附行耳朱國楨

湧幢小品載王彛嘗詆維楨為文妖今觀所傳諸集詩歌樂府出入於盧仝李賀之間奇奇怪怪溢為牛鬼蛇神者誠所不免至其文則文從字順無所謂翦紅刻翠以為塗飾聲牙棘口以為古奥者也觀其餘句讀疑似之處必旁注一句字使讀者無所歧誤此豈故為險僻欲使人讀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

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樵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龎義淫非傳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我朝則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奥而通也觀其所論則維楨之文不得槩以妖目之矣陶宗儀輟耕

錄載維楨辨統論一篇大旨謂元繼宋而不繼遼金此集不載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
諭旨補入集內蓋維楨雖反顏吠主罪甚楊雄而其言可採則不以其人廢之仰見
聖人衮越之公上超萬古非儒生淺見所能窺也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諭
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
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録載之今館臣編
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録內所載者亦與
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
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葢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
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
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

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不及遼金持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名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

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强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温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

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也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
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為明復讐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

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

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爲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爲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繼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爲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

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録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内亦當補録是編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乾隆辛丑孟春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首

元　楊維楨　撰

辨

遵

旨恭依數耕録本録入

正統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等奏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三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

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

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覩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専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楨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恭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

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恠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金備芸臺大啓草澤髙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楨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滅盜而不

始於武德稽之于古證之于今況當世祖命巴延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詔肯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楨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氷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

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妥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

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

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徳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歴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呼紐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

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光而其勢寖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按巴堅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顔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苟逃性命

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顔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早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

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簒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

簒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逺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茍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

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德薄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

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絶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

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劉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比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

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歴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啲天數

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

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絶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没

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

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説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

東維子集卷首

東維子集卷一

元 楊維楨 撰

序

鄒氏遺訓序

吳常熟鄒君玉氏自旌德官遊歸理故園以老焉其垂訓子孫嚴其顛畫者凡若干件來謁余於姑胥邸次曰某髮已種種懼一旦捐子孫去故述誡若干件雖話言

拙直使奉成規行之亦不致畔名教隳門地且將勒石位置奉先之宮幸得子言重引之庶吾後之人知所警也已吾聞傳曰名門右族成立如升天覆墜如燎毛何難易之相縣遼絶甚如此葢艱者勞而守者安艱者儉而守者奢艱者畏而守者驕也為祖父者慮焉故有身後之誡雖古先哲王不能無之書之竹帛琢之盤盂以遺乎後之人葢懼耳聽口嗳者易為滅絶而託諸竹帛盤盂者可不刊而垂無盡也君王氏之遺訓著于金石

非竹帛盤盂之意乎為其子者幸得諸耳提面誨子子孫孫又幸得諸示無窮者則鄒氏後人續初繼業雖百世而可也雖然子弗祗服厥父事此無先之訓也恐無先之訓故吾重告之使之恒有其先庶畔名教隳門地者免矣夫

李參政倡和詩序

淇上野逸李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叅大政江浙行垣未幾惠冠文江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

曰與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來江浙時孤舟疋馬絶無左右之爭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絶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迺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間嘻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厭蔣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季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裴演其詩成卷非已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余為叙其卷使世

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宜於此焉耻矣

漁樵譜序

詩三百后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謡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仄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雜以街巷齒舌之狡詩之變葢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邸次出古錦樸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闋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窗之後斤斤得寄閒父子焉遺山天籟之

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葢風骨過酋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媟則淪於諢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嗣餘響於寄閒父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云者音調可録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昌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先有聲後有辭耶寄閒分譜於依永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于素菴乎質焉素菴藹然而笑曰噫吾忘律呂於漁樵欵乃中烏知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許事哉雖然

擊轅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楚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裔出吳越王有起進士第號竹鄉翁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牡丹瑞花詩卷序

余讀后山氏叢譚載廣陵芍藥曰金帶圍者無宿種而出出則羣吏有應其瑞居台揆者如韓魏公琦王岐公珪荆公安石皆應其瑞為不誣也於乎山木無知何預人事哉蓋德連草木草木化焉非偶然也江浙省檢校

李术曾子升之庭有牡丹雪中作花其大如斗其色如魏家紫者人咸謂李术氏之瑞也夫牡丹芍藥類也芍藥有當其瑞者子升不當牡丹之瑞耶明年子升繇檢校除淮幕憲府其瑞亦不誣矣庸詎知異日子升不躋人臣極品耶吾固有俟於子升矣抑吾於牡丹有感焉者世有花工如宋單父者能變木芍藥為千種姿亦能使不令而華人力奸化工邇爾或謂子升之冬花烏知不有人力奸造化者乎茅山外史張公雨神仙人也能

頃刻而開花者也特為子升賦花屬之天瑞為異時衫色之識吾讀其詩信為子升氏之識也人又何疑於是花云子升出其詩并圖卷一通求余叙於是乎書花之開至正九年十二月某日也

丞相梅詩序

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闕公以清靜寧一之治報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顧瞻後庭有手植𦫼梅一本俾移植于明慶寺之殿陽邦民聚觀載拤

載舞咸手加額曰丞相棄我去是足以係吾人之思已見梅如見丞相焉於是僧古源采民之言以永歌之邑之人士從而和之凡若干什昔召伯相周布政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後之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甘棠之詩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梅之詩作若古源者謂得古詩人之性情非歟丞相去今幾十年而是梅輪囷扶疎碩大繁茂有加于昔邑民于是有所瞻仰公卿于是有

所感慕後之人於是有所興起而想見其形容一木之植千載之情繫焉吁草木有託於人者固不在地之有厚薄而在德之有久近也信矣而况護持之力又出於金僊氏者乎丞相氏之德以栽之金僊氏之力以培之吾見斯梅與孔老氏之植檜同無朽矣不然南門之栢有大四十圍者一蕭欣能伐之可不懼哉古源以詩来屬余序余為之言如此夫思其德而愛其樹者人之情也愛其樹而永歌以頌美之者詩人情性之正也序詩

人之意而不忘乎戒懼者亦文人忠厚之至也是為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前濟寧郡教授成君彥明氏以文墨長才為今天子録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經理田土事而成君在選中分履淞之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圍閱嵗終魚鱗圖籍成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不欺積七不毛之土并附以見裝潢手卷來拜草玄閣次求余言以為贐千萬因成君致意萬一大農下問先生之言亦

有取藉年云予悼唐宇文融為括田使時開元之治已久天下戶口未嘗有所升降也而融括籍外之田得客戶八十餘萬美田稱之往往出於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民抱寃者無所於訴今天子招徠南北流移天下土田於廢棄之餘非襲融之敝迹也而成君之所履又皆得屯耕有亡之實可以助明天子均田之政豈開元斂臣可同日語哉於其行也書此為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清明之朝吏仁厚不仁厚無以興其治昏亂之世吏皆虐不皆虐無以趣其亡而守牧之係為最焉守牧號民父母非上下疾痛相關如出肺腑不可稱父母元末藩鎮赴仆守牧寄於戎行大偏小校民望素不厭惟與珥筆胥槖囊縱羣不逞啓告許門羅織善良以朘削刱罷司察於民牧者又以墨敗紀吾民將孰從而號呼也哉蘇民羅張氏之阨如芟草獮禽殆絶生理大明龍興天

子選守牧勞來安集於板蕩之餘而侯實應選民拜更生如脫焦火乃者京師起發遷徙蘇為甚雍容處決民不知擾金谷事暇即以庠序為務祀殿論堂廢如逆旅舍公一新之絃誦嗚雨廡如承平時嘗以勞民事稽急奔命闕下將以戎律加之請忍死一言曰殺一郡牧以活萬生靈其含唉入地矣上仁其言貰刑為賞秩吁若公者可以稱民之父母矣天子仁明方選天下賢守牧入政堂與大臣講治欵公蔺知既有素吾將聽公之

大用而為天下之民之慶豈直一郡而已哉吾徒朱敏

袁郡人士之詠歌不遠數百里求余文引諸首故書為

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吳元丁未春番祝正夫知淞之上海縣明年以治狀稱

最海寇之變不四三日轉喋血為衽席地民為建生祠

君子有勝殘去殺之頌又明年司臬者毛責細故停其

治三月士庶老稚日夜號泣如襁脫慕父母於是什什

伍伍不遠千里走闕下慟哭為傒請天子驚曰祝挺者出吾特選俾卧治海邦而司臬者敢忘之覆罪司臬傒復峻用天日朗明羣情闓悅於其行也會稽楊某餞之以言曰昔聖人稱窔不齊曰子賤君子也覇王佐也單父之宰屈以小試也吾於祝正夫旣脫州縣勞亦以王佐之才屬之惟正夫自任焉正夫書座右之言曰天下事見得理便做弗計死生禍福觀是言也正夫知自任也不待余言之囑矣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皇明龍興之一年天子思與天下之賢人共圖天下之治事於是遣南北訪賢使凡若干人而浙士之拔等者曰陳𡪼錢某趙某人以治才與學術兼屬之使者採諸輿論内幣起之三人者受不辭會府令與計偕為浙士舉首其行也來別東維先生請一言為警教先生酌之酒而告之曰代以試經藝舉於鄉者至三四千人會於春官第其可取者然後上名於天子天子賜出身吏部

授之官不能二百人其為選也艱矣士有窮經老死而不得與於選者吏部或以旁恩及之其為情也亦苦矣今三人名一聞於使者不必試於鄉與乎四三千之數登於春官與乎二百之數可謂步之驟而其選不艱也得之易而其情不苦也雖然三人者朝奏即暮召矣天子遊心於經史有顧問焉屬精於政事有試可焉此非誠抱天人之學民社之具鑿鑿乎天子任耳目股肱之寄為名九卿才六部良二千石躋民於泰和而措邦家

於泰山之安則其膺選而去也已不誦慾人不議忝不然却而慮也心亦寒已哉二三子避席謝曰幸先生警教德甚大重酌之酒曰士窮而約易守達而汰易遷易守則德人之忠言易汰則陰黙之矣二三子毋陽德吾言而陰黙吾忠吾將慶二三子之有成也往矣勉之申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松江師黄公入吴序

松師黄公彦美以疾謝職於淮吴大府手不執兵戰不

衛戶金鼓不振馬不駕凡百曰大府以詐疑力疾而往
辭始獲允未幾大府譲以養疾吳門召幸其疾瘳大用
之寮將而下及淞郡官市老野叟方外之民無不抃手
交慶以為賢傑用大則惠益大矣各執壺漿牲具張於
西門外以伸頌禱老客鄉會稽楊公就舉爵以規不以
頌曰黄公之報所事於西夏侯義亦至矣臺平去聲不
曰幾死讒譎幸公論反平丹書雪志又伸矣丈夫事畢
矣他復奚望哉公聞規起作長跪禮復爵維禎曰先生

言議入肺肝凜若沃氷雪所不解甲服絰居廬西夏侯墓者有如皎日予曰韙矣哉遂行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至正巳亥夏四月江浙省試吳越之士吾門弟子在其選者三人焉南士曰忻忭色目曰寶寶曰何生三人者擇日赴春官來別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既期其大對為漢晁董而又勉其大器以宋李廸也三人請廸故廸葢從於种放先生者業成試京師种先以書見柳先生開

開留迪客門下出題與門下共賦迪賦出諸生右開鷟曰君必魁天下且為宰相異時果然余同年李中丞稷今之揶先生也三人者以余言見之并以文為贄中丞當以迪故事待三人并以文之占三人顧魁多士為太平宰相三人者誰先惟三人焉勉之勿多讓迪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恃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而已未所謂律也世道既降巧偽橫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鈇天下之

民奸日滋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葢律令起於秦定於漢律法刑統遂大著於唐宋而傳霖氏為之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圜不能越律固捄弊之繩墨規矩夫頻濱蘇子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我朝混一海宇承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

梁公彥舉蚤歲為宗正府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愈多而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賦釋義一編上探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證者而又折之以已意推諸苛刻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矣今年維禎備員杭課提舉幸與公為同寮平市之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余始嘆公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鑄刑書叔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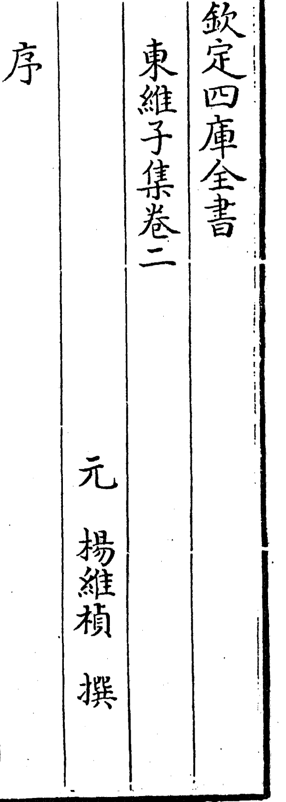
氏識之懼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王議事以制
辟不知後世又有徵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刑
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之涖
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而致其
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我哉公自童年
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蓋
知所本哉余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僭為之首序云

監憲決獄詩序

自軍興來民不幸兵死者無所愬其諸誤繫諸有司者幸而有愬已有司又付之不理訖與叛人戮死葢殺民者殆徇豖之不若官以李為職亦莫之卞已嗚呼民之塗炭也極矣余讀杭孩官朱蓮峰君誌監憲公平反寃獄事為之慨嘆不已其言有曰求獄不於其情而欲以筆札求之乎是言也平獄之本也若監公者真神明人哉使今握兵在邊執法在廷者皆如監憲公之處心當其不有弔寃其有不白而枉死者哉於乎孝婦銜寃天

為亢旱緜衍繫獄六月降霜天之於寃人報應如此令旱暵甚矣監公之決獄人人不自以為寃吾見隨車之霔至矣杭大夫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為叙首予樂為之書至正巳亥秋八月既望序

東維子集卷一



東維子集卷二

元 楊維楨 撰

序

送帖山提舉序

天下之仕莫難於司杭征也歲一辦額賦十鉅萬雖輦轂地宣課者不贏是無母錢以為之本無旁司以為之倅歲無論風雪陰雨水旱兵燹懋遷無通不通臨制者

月鉤季校額稍褪即戮辱其人不啻罪姦僞且不得以他故愬其法外無漏內始獲於是容立闗纂使亡賴游徼絡繹而鉤攔之其故脫而漏籍爲游徼資者殆且過半蓋制無課吏禄食俾就食其征則不可責其人之不盜也又其漏者多勢要者不幸一敗獲不一日二日用上官令追呼脅持不從句挾銜校犀小竟排户撤其推去如取寄物賦之陷而不登類此間有不畏强圉誓以文法律人人即中傷之且入官五日職輪課綱一署其

帳歷勢不得登醇白自引於七過之地故吏是者潔入汙出號投墨海完來殘去號入火獄故曰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今幸肆大之恩若洞見其難狀舊之積陷既一日而蠲除新之日賦又據實而取焉使墨海火獄而復有潔白清凉之日於是舊官如帖山氏者始尋與吾徒給解而去吾既酌之酒為彼此賀而又過求余文故道其不幸於難仕而又幸其得殊恩而墨海火獄有潔白清凉之慶也於是乎書

送闕寶臨安縣長序

北庭闕寶氏擢春官第天子賜進士出身往監臨安縣以嘗從余遊且余同年德流公之子也過錢塘乞一言為别余告曰方今盜起淮頴閩挻禍於江浙民耗於兵興罷於奔命者四三年弗復休民之良胥陷於盜招之而未歸嘻豈吾民之樂為盜哉撫字乖而饑寒之偪也水旱相仍而田不減賦妻子相流而農不息徭其被害之原懸於州與縣州縣不聞之府府不聞之省臺借或

聞而不信以至吾民財竭力窮財已竭力已窮而賦徭愈急徵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盜也幾希生時百里邑為試政之初當推其情曰上恤乎民則民吾赤子上不恤之則民吾寇盜也不可畏哉邇者皇帝下明詔哀痛遺民誠以民為邦本而本不可使戕而耗也蠲之以賦寬之以征裕之以力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且申誡守牧者務在康濟生民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軫吾赤子之困窮拊惡於民慎勿驅民於盜

吾將見疲者甦流者復休養生息以還中統至元之治必自臨安始也生以余言勉之

送龍孔陽序

士有行年六十而强力如三二十人居貧困不支而恒如富盛人曰番之龍孔陽也今年客錢塘吾嘗與之往來見其才氣學識甄綜天人議論古今要害以節量天下之成敗治亂如鏡照著卜如孔鑰勘而左券合也蓋可附諸古豪傑者而與今之豪傑盜虛聲以誤天下者蓋

異日道也然而急材者弗之舉也使之蓄其有而無所於施則取文墨氏筆櫝以代司寇之斧鉞誅伐古之憸人訣子以警今之似者吁此孰使之然哉乃至正乙未秋八月中書兵部黄公昭承天子明命出弔民江之左采天下之言以選天下之才吏其於豪傑之遺去者意氣足以徠之權力足以振之吾將賀孔陽氏之有賢知已也無幾孔陽來别曰余不時與子相嬉娱矣余槖鉛槧已偕黄公計吏卜明日行子何以贈我吾偉黄公之

能得孔陽而孔陽之為黄公得也則為之言曰天下無事中材奉三尺而有餘天下多故則雖豪傑應變而不足安危優劣之相縣而一時人才之所值者真有幸不幸哉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時矣行矣孔陽毋自幸也重為我告黄公曰拔一者孔陽拔類者亦孔陽蘭悴而蕙傷鶚舉而鴻悦類不類吾將問諸黄公黄公問諸孔陽

送慶遖公翰林承㫖序

承旨非古官始唐以文學士備顧問出入侍從因時參謀議納諫諍署以翰林遂號內相惟承旨尊為東閣第一人誠以其人老孰故常練達當世之務凡天子機命內外密奏朝廷有大議擬廢置不時豫他人者承旨得專受專對而安危成敗之决在焉吁仕之重若是而世以承旨為安老置散不誤設官意乎至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慶公拜翰林承旨東之人驚相謂曰朝廷以江浙為東南大方面寇盜日横楮幣日塞民日不聊生

天子授公密命賜五紋龍衣金𤨏雙珠之符俾專理東方以便宜行事假以歲月期其克有成功遂陟相位已曰廼今一旦挈而置之散地於公優也東人何恃耶會稽楊維禎為之解曰朝廷以公世臣且負重名天下出釐東土島夷草心猶兵受令文恬武熙折衝千里於笑談尊俎之外吳越遺民不見兵革者幾三年可謂無負明天子東方之寄今天子内治益切歸公於東閣蓋有寄之重於東方者已肩詎知承旨非安老而置散承旨

非安老而置散則有任天子之重者公知之天子知之固非安老而置散也的矣公之行也傳提舉王本而下為謌詩凡若干者推余為叙余不辭亦欲使公知東南之士有知公之深者固異於東南之人也公燕見天子時天子或問公以承旨於東南士論為何如則吾文可出矣於是乎書

送高都事序

傳稱子產為政其所能者亡他句能材彼其人焉而已

耳材彼其人句人各能其所能而子産之能無不能矣裨諶能謀子太叔文而能行馮簡子能斷大事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且一辯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於辭令子産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使裨諶謀而簡子斷然後授太叔行之是以鄭無敗事子産善於材使之力也江浙平章左畣納失公徂征淮夷總制於金陵急以材使人才為首務曰善謀曰善斷曰善行而善辭令者皆禮羅於幕府使各竭其所能此子産氏之善於能人之

能也高子令之秀而文者也又善知四國之為與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而善於辭令者也是高子一人而兼古者二人之為此總之者之選於子如子産之選於太叔公孫揮也宜其有補於總制而總制者無有敗事都之以慎府元僚不為過已抑余有詰於高子者今日之兵有曰貓曰鷂者因測甚於冦兵知以貓鷂禦冦不知以冦待貓鷂既有烈於冦者吁知四國之為而辨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者其有不察於此乎不察不智察不

言不忠言不力不勇總制之稱善於材使者疑不若是故於高子申以問之

送魏生德剛序

庠序師有主教其次有正有録正録而下有訓導訓導出主教自辟或提學官以物論推擇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行文學則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實賓師已故庠序不得賢主師得一賢賓師亦足以重學校也吾同年同知安慶公之子闕國用氏以

明經擢第來監杭之臨安以守令治本莫先於學校每朔望下學憫其教非所教養非所養弟子員多闒之人材無所成就大懼無以奮聖天子崇傳責効之意於是走吏不遠百里外捧檄幣於同門魏德剛氏禮為庠序大學師德剛戒行來別余求一言今盜起淮泗挺禍於天下郡縣為郡縣者方以募兵調賦造弓矢器械為急務奚暇治學哉而國用以書謂余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絶衣亦幘包城絡野翦翦以斧鉞而不勝者有司之

教衰而禮義之維缺也吾其可以廢學校一日之教哉魯邑絃歌不以劉項攘搶而暫廢今盜狗鼠爾吾又可以魯邑絃歌之俗棄其民也哉余既喜而復其書於魏生之行也必叙以送之且期其納民於禮義而還太平於今日當自臨安始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余友曹文炳過余次舍談大司農丞杭公之履歷行事公當儒塗世家鍾峨眉之秀負殊才遇今主上開國金

陵以青年經術取法史以法史取郡邑牧以郡邑牧取
相幕賓踰月而御翰親除今職不十年自下史至九卿
進取捷速才之不負人也如是出使吳松經理僧道故
官田土曾無苛誉徼倖以話言為期會訖不刑一箠而
事集於兩月之間今還京報命郡人士贈言未有當公
意者望吾子一言出庸衆人右且不為投之暗也余復
之曰農國本也少昊氏以扈設正蒼姫氏以稷開國秦
漢以來曰治粟曰大農曰春卿曰司稼皆所以崇本也

今稽古建官以大司農首列九卿可謂知天下之本矣而杭公方以才諝當御選之筆言聽計從非農之福耶其經理而歸也輿人誦之考功書之吾又何敢以老贏而辭於一言遂為序而又係以古風人之辭曰十年豐星晦無光太史昨夜占五潢國家大本重穀禄曰奎曰胃明天倉中書垣次司農署秩列九卿尊大府春耕籍畝冬藏氷六十五官分九扈杭公均輸少卿屬賦足國家民亦足農田漕運一時了文如錦繡人如玉歸來

奏議帝曰俞詔書寛大賜民租太平治象今日見不用

再講貞元宰相均田圖

又代馮縣尹送序

司農在周官為太府掌九賦九貢秦為治粟内史屬官

兩史屬官兩丞漢有司農丞謂之中丞唐置丞六人今

主上開國金陵他府寺有未遑立而農正司先之葢以

錢穀金帛委積所在天子籍田耒耜京師百官禄廩朝

會祭祀賞賚之所給其務農重穀實為富國强兵之本

故職司者非康成之文學弁融之達務不以授之元年冬十月大司農丞杭公仲玉奉命來淞經理田賦功成冊上無漏無溢其用法不礉覈下不煩不越三月而事集郡縣稱美其人曰無枉中立繩吏之急而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効嘻其治行可知矣抑余有告於仲玉者主上新收浙地官民田土夙有成籍然佃人租額歲為地主有增無減阡陌日荒庄佃日貧至於今蓋窮極無所措手足矣農丞之秩上亞大卿而司吾庶土之生者

歸覲主上主上問吳氏疾苦倘有以言之三吳之農幸矣是為序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有明受天新命開基金陵百辟効職百將効忠實君臣千載一時之會所以刱大業臣妾天下皆國家善於用人也寶定李侯浩字師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撥亂淞歸附初奉命來為二守蓋以股肱心腹之舊授以勞來安集之寄歷政甫期賦役高下以均倉庾出内以平功

過黜陟以明利害興除以當關梁啓閉以嚴獄訟審録以寛淞士庶拜頌為古循吏今年春中使銜命下郡取為機近法從侯不税冕行郡士民攀挽不可得乃什什伍伍相與餞之西關之郊舉爵於余乞一言為贐余舉爵酹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幾也侯慎之再酹曰侯歴民間往當以生靈之憂為已憂以荅天子之大寵命三酹曰海寓尚有未賓服者願侯佐天子平定之無久勞金革為也侯反爵謝余曰某不武敢忘

先生之規已而上海祝大夫持縹軸來求書為餞於是乎書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士生亂世不以窶而茍售必遲遲堅忍俟其人焉而後興此非志之遠識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書檢校王君蓋昌者是已余歸老淞學君與富春吳毅桐廬章木會稽張憲山東馬成吳門楊潡咸在高才生之列時秦郵張氏據有六州奸佞朋進櫂椎盌脫謡於市者

弗可討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醜爾秦鄄豈王郎之
主哉顧仕有時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辭余客泗水
轉從下邳艱苦窮阨人有所不堪君方彈鋏自哦泰然
無幾微見顏面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賀曰天下定矣仕
有吾主矣徐守臣薦其所有於相國見主上於謹身殿
敷奏頃上偉其儀度礧其論裁大器之特授中書檢校
嘻非其慎仕待時訖於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吾
謂志之遠識之卓者非其人歟今以使事至淞首謁大

成宮釋奠先聖繼訪余草玄邸次展師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昇醼之泮堂諸客咸賦詩為君侈且為淞學校侈又必推余為首敘余重舉酒祖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檢校拾遺舉缺又贊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倚治於相相資夫於檢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以為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 二首

余曩過田野見父老四三人聚首相與言縣令馮侯之

賢者或泣或歎扣其故則曰自侯下車將二期民沐其福者不可枚計其馭事也簡其調役也均其徵賦也仁其理獄也雪而明民聽其令無有捍格自公自平若出鈞石之制者二期所行殆如一日而執梟者以毛髮細故裁之吾民疾苦顚連無告者三月不啻失父母余聞其言而識之今年春天子遣使行各道覈郡縣吏名實審侯之行為至忠績為上最使復於上上曰馮公者出吾御選宜其政之不負吾法也於是嘉其功陞新州

守民又咸涕泣曰吾以侯為吾大官會府中今不可得天何敓吾父母恩以恩彼人哉吾嘗論吏之良否為民之戚休得一良則一郡喜失之則一郡憂故漢吏重良二千石今侯自縣陞郡推華亭之治為新昌之政吾知其為中朝良二千石矣異日復來甦吾民余日生望之

又

華亭為松江望邑貢稅財賦當浙之什伍編户至百萬迄乎兵燹向之繁富者百不一二為邑者亦難乎其治

矣丁未春烏江馮侯君是邦以勞徠安集為已任流離者返之瘡痍者起之閱兩期而邑始成署所民欣然如瘘者之起行執熱者之濯清風行役者之歸故鄉見父母也是年夏四月海寇作詿誤逮華亭者幾百數侯誓死力辯於統兵曰華亭素善地古二陸文物之邦民非畔法執而從人於逆者統兵允其請而郡之生靈更生於聖代者皆馮父之力也民為建生祠頌其德不忘其憫民之窮凡可為民所者無不為上聞其人識其姓氏

以為可吾之良二千石者遂陞守新州民父老幼穉奔餞於西關之外遮馬首而泣曰吾田之賦侯均之吾丁之役侯節之吾訟之欝而不平者侯伸以理之今去也均吾節吾而伸以理吾者將誰望歟其皇皇之情不啻子之失慈父而立於顧無人之境余為解之曰杜甫氏有言元使君得結輩如十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令使馮使君輩參錯天下列郡豈有萬物不吐氣者哉新昌之生息皆鋒鏑之餘吾想民流未復地荒

未闢者望吾侯父母之至如望歲然將見頌聲作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直我朝良二千石之慶也他日秩滿歸贊中書政堂其澤天下者可勝計哉吾民其俟之又復何憾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二月八日

仕與親孰重曰親仕有時乎為親則仕非重乎曰祿足以逮親則仕祿不足以逮親則仕無愈乎啜菽飲水之為親樂也仕又何重乎宗姪子明辭烏府櫢而歸里為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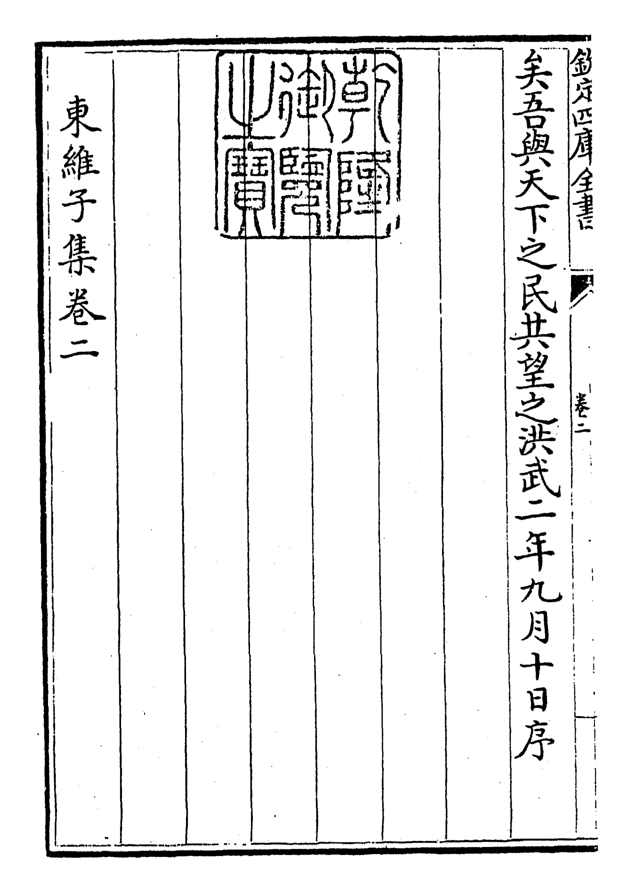
有垂白之母也身雖居闕下心耿耿乎定省之前東匯
斗山之北白雲之思常在心目今年春自白下理舟楫
過淞謁余草玄閣次急以别告問何之曰白雲之思日
夕在倚門之廬矣今乃行請翁一言以為教余以明在
閭里時十歲以孝悌稱洎長豪爽不羈倚親强健又孝
婦善事姑遂起宦情欲伸所抱兵變備涉險患志不直
遂而親且老矣庭前風木寧不有感乎宜且歸之晚也
於其歸也序以送之又係之詩曰天西白雲天東飛烏

臺春之烏依依高堂游子歸未歸堂前春草生春暉行行舟發彭郎磯勿遣霜霜露露沾人衣

送斷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氏以世居執法有決讞才簡知於今天子天子親賞拔為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克於其職凡邊民有詿誤郡狀有不白案出使推覆咸以平允取信朝廷今年奉旨以田畝覆實事至淞旬浹間得成帳報於上淞官吏父老喜侯勾檢得失不苛擾而一辨覈來

乞言於會稽揚維禎維禎聞侯任天子耳目寄者已期年大明之古遺直也則為之言曰斷事在古為士官周為冦晉為理秦漢為廷尉今為大理斷事天下事有不平者平於君君以平於斷事斷事之寄不輕也較然矣獄必以果而斷斷必以明而審明果俱至又必不為上所欲旁所撓則其法始伸職斯究矣有其明有其果而又無其旁撓上欲者其稱譽比古漢于張用是古侯之峻躋華要內中書郎外部使者郡二千石不侯龜蔡證



矣吾與天下之民共望之洪武二年九月十日序

東維子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宜

東維子集卷三

元　楊維楨　撰

序

曹氏世譜後序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年幸祖宗墳域先人某丘某水某邱尚在兵息將挈家還鄉得先生一言叙其譜庶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

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省𨽻使妣周繼王宣使君卒王以盛年守節考某翊正司照磨贈爵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游宦於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有立長子時升廣帥府奏差蚤世次時泰爵奉議留守司經歷至正癸巳某相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奮然無讓歷險涉海鯨浪猝作舟覆而没

相憫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
畜有父名三淮兵梗奉母及孥脫難出虎口辟地于杭
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晉海道府掾起漕抵京師上
多其功賞官嘉禾照磨道海還呉值風舟没萊州洋妻
舅氏霍仲臯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時貴人有聞其
才欲欲其志誓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如庸婦人畔
名教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絶之妯氏鄭與李聞其
志節相率守嫠而忘他志李氏一子力紡績資之出就

外傳使勵學罔墜前聞人世冑諸子亦相率有成三節氏胥有請扵復曰願歸故鄉守吾舅姑墳墓且使諸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邱無纎毫憾復之歸計遂決行舟泊吾門霍氏持茗且為吾老妻壽後再有啓曰某不幸三伯氏天命而某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銕史筆傳信過國史倘昇餘論奬重之非直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矣

銕史論曰歐太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斷

譬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男有沒王事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凝妻代有歐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録之以繫諸曹氏譜亦使亡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云

送經理官黄侯還京序

今天子龍飛金陵奄有四海版圖歸職方者過唐越漢兵興以來土田阡陌無定籍可稽由是立大司農堂庶土九賦九貢又遣使行天下以經界為重務也而北庭

黄侯萬里氏在選中分按華亭履田事事畢還京邑士朱輝為繪田間竿尺圖以見侯勤於王事而敏有成功也持其卷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求一言以重其行先生器其人品才氣為相門之後辭不獲為敘其事於圖尾又採民謠為詩一章章八句侯前朝中書右相國孫大參也逮公之嗣也讓門廕于弟自起身僚直歷太和縣監濟寧行垣官勾皆有休譽今以才幹履畝于松其報最于上所優賞爵秩苟又分符三吳之地吳民之

所望也俟尚以予言勉之

詩曰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海市魚鹽開斥鹵洳鄉穲稏熟膏腴賞功行見承殊渥此地重分漢竹符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參政起北魏而歷代因之我朝經綸草昧之初設天下省署凡若干所各以參相主之名次丞相而實則行丞相事也嘻方面之寄重矣茶陵陳公由兵部尚書輟為

松江郡守未期月政成天子又選陞山西參知政事遡行索別於會稽楊某某餞之言曰唐蕭瑀參相事太宗稱曰瑀言事不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魏徵參相事天下米斗三錢太宗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効也今公在吳元初以鯁正諍朝廷大事不以死懼參議朝章詔令律書糾正切劘垂一代之大典以平日聖賢之學談仁履義匡弼帝躬務致堯舜此瑀徵之才之志也天子簡知天下想望風采也久矣山西翊立方面統州

六十有三為南北京腹地天子時廵之所首選重臣行
丞相事公當其選吾見其益厲忠藎以答重寄勞徠流
移薦進遺逸弓刀遺俗咸襲衣冠入朝宿衞羣元仰給
至外戶不閉旅不齎糧使洪武之治出唐貞觀之上公
稱社稷臣不在禹徵之下非某一人之望天下人之望
也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叙是日淞江通判方從善
推官孔道原經歷石宗亨祖帳西門外舉酒為公別而
令門生宋芾録予文為贐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予友濠梁龔君希魯以文武才屢奉天子命出使思播峒蠻等絶域得其要領還報天子天子多其功授中順大夫京畿漕使秩未滿轉指揮大都督府使都督昉於唐行軍征討在其本道者曰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外任之重無比焉今制革拒使節度使在朝立大都督府指揮正副凡三十有六員鉞鉞彫戈山玄朱組視古班儀為有加非智足以參朝義勇足以

總師干勲勞夙著者不得居是選也天子耳目官有不言者指揮出使得言之指揮之鯁正强直且為天子信近臣非特掌嚴環衛而已也希魯以布衣不十年處宥密地位益崇心愈下兢兢焉無一毫倨氣矜色君子占其人為右資之原德重器而况足跡所歷博覽天下之民風吏弊他日衎衎論奏徐吐吾民不平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稱天子信近臣是在希魯矣希魯行索言以贈於是乎書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聖天子以南服之土地人民未復版圖不忍加兵選通經練時事者喻威德使歸諸正於是王侯某以大司農司都事在選中馳傳至吳浙省大臣謂蕞爾之冦首鼠之日又懼辱天子信使留弗遣又明年省大臣承制授侯判兩浙鹽運事分司海上竈萌滷𢫫聞侯名皆手額慶攜提老稚讙呼羅拜願受其條教退則更相告戒惟令之共修牢盆積薪草准法程石益拓池滷相時率化

無愆陰奔湍少一戾期則各知赴功以登歲課鞭笞愁苦之聲不聞猜禍吏竄倉場者奸無所宿好譁者或設誣辭汚蔑侯侯行愈厲焚香天于神曰某行負朝廷欺民庶神不吾祐否則有以直吾枉粤晉而譁者死民益駭嗟凡為天子命吏惟誠可以格天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其感應捷若影響況于逆虜乎況于醝丁乎侯以中原世禄家為朝廷風紀臣不幸不揚聲虜庭喻禍殉國難及司海上之賦究治本而立行之又不幸為猜禍者

所害遂失於神神報之若響嘻民可欺也天其可誣哉吾悼世之横吏受方伯連率之寄者欺公罔上鍛鍊民以遂其奸天若罔聞者未定故也定則寧有遺噍乎吾嘉王侯之能以誠任諸己又能格諸神録其治行為他吏勸云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昔西門豹為鄴令魏文侯誨以就功成名之術無他使其取諸人以為善而已耳鄉邑先受坐之士必敬而禮

事之又使求其掩美揚醜者參驗之葢以幽莠似禾驪牛似虎白骼似象碔砆似玉此物以似而亂真者取人亦然其得不審乎廣陵盛侯彦忠二尹於華亭下車之初首詢邑士之先受坐者以師禮事之其次可友者以友義待之又必於掩美揚醜者覆而信其人其人之翻覆傾危者遠而去之如避仇敵故其取諸人以為善者不可數計旁及乎方外之士亦所不遺故其為治最績徹上府民之頌聲不歸令長而歸之二尹一考之內三

易令長如閱過客而侯安於佐位覆如令長民恃之如慈親戀戀焉惟恐其秩滿而去也嘻二尹之賢於令長也可知矣探其治本則聰明不作智數不自用而為吾聰明智數者取諸人如西門豹而已耳彼三易如過客者其道相反故其優劣之判如此上府才其能賢其德陞以佐大郡賔省僕又何過耶其去也方外士自延慶而次凡十人徵吾文以餞别故吾樂書其治為侯之贐且為他吏之勸云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至正廿六年秋七月東藩㒷主行郡縣團結之政選使之郡大參周公躬至嘉禾諸郡而理問劉侯至淞江侯集民年高用酒食禮推擇為衆所綱者萬夫長若干人下至隊長若干甲大小相維叟贈以言歸為國主告古者團結之政葢已見於管仲之理丘兵矣仲之軍令始於五家之軌卒伍定於里軍政成乎郊禍福相共緩急相死此霸國團結民兵之法也然王家之兵莫壯於臨

淄蘇秦曰臨淄之户七萬計下户亦三男丁三七可二十一萬盖臨淄之民素富而實其俗鬭雞走犬六博蹋鞠車轂擊而人肩摩也故齊之國以臨淄而強天下莫能當世降五季則團結禦寇者適以長寇民有所謂白甲軍者又皆不受令於公家者也梁貞明五年吳團結民兵徒保衛鄉里今侯以文武才畧輔國主之政為國理兵營氏之令其有不可舉行者乎吾將叩侯以吳藩屬郡之民如齊臨淄者有幾哉不則吾懼所結者大抵五

季之白甲而已耳於乎後世霸國不患世無仲而患無臨淄之民也吁安得民如臨淄者與俟論霸國團結之政也哉

余公參政序

參政不見官於周起於後魏隋唐因之亦以職相者或有不及故使參焉職雖下相一等而抗其職者在焉則貳台衡燮元化葢亦行相事矣參之位也不亦重已哉非老成有謨議堅凝而勁正者弗足以居之淮行省在

吳門太尉張公實領之叅預其政者或出自辟而自辟者非一己好惡之利亦公論之出也秦陵俞公希賢嘗以正諫居叅諮幙府諫有不從輒求去凡上公府有大刑政大典禮必先預其議反覆裁訂至當其可而後止府中稱骨鯁臣予聞昔忠肅魯公叅大政權貴人憚其骨鯁目為魚頭叅政公以叅諮府骨鯁叅政相垣其不為魚頭魯公乎然昔之魚頭内忠於天子昇平之朝今公匡救於藩國反正之日其糾撥亂邪夙力凜凜焉者

不又難於昔之魚頭乎嗚呼一邪正之進退一國之安危繫焉惟公之系安危者至以身之去就爭之吾見上公府之有人而淮之民蒙利利及於江浙之民者於公是已予辱與公友樂公有操而朞公之有為故叙以言之公必有以證吾言之不人妄也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府控牘官視大郡照磨官不出吏部選而二千石以賓禮禮其人者為其贊治於二千石也華亭以戶口之庶

升松江會府賦稅輸四十萬自淮兵渡江駐吳為方面松以近輔雄緊為吳犬牙地初以將官帶二千石事馬步帶法曹遁者兵革少戢郡府還牧守而別駕判推尚多缺焉幕有提控案牘二其分寄者豈惟文案哉官民僧道及海塗田土之賦加舊十六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亦倍徙於曩時雖府長得人而幕佐之材長亦不能主辦故其選也必擇才具絶人者居之其責比古長史司馬而功居半剌其罷軟不勝任者不敢覬而

處焉邢城李君賡氏輟淮東憲史居控牘于松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加以一時濬河築城漕饟之劇皆能相其府長了於從容談笑之頃上不失責而下不寡恩野無怨聲府有坐嘯宜為長所賓禮異於罷軟不勝任者今秩滿去長如失其友寮如失其師民父老如失其蓍蔡衡石其行也張于西關之外父老談道其能且賢者謁文于會稽楊某以祖之予客松耳目其贊治者與父老之言合於是乎書九月初四日具文承維揚

秦文繹彦思求書上軸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昔孔門諸子言志有勇士有辯士有聖士之分而聖士始可為王佐才也子路願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火鐘鼓者震天刀槊者連地將而攻之前無敵國夫子許以勇士者其人也子貢欲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夫子許以辯士者其人也惟顔淵異二子之撰願相明王使城郭不治

溝池不鑿陰陽和調人物繁阜鑄庫之兵化為農器夫子許其聖士者此也余為之慨然曰聖門諸子不幸生於亂世而有可以强兵可以排難可以宰天下而安百姓者其才無不備由賜之强兵排難者隨才以見矣大不幸顔淵之相業不見於時也吾嘆今世果無其人乎抑有而無國君以主之乎吾不得而知也迺者河南省㕘罕公以天下大將軍佐天子中興不遠數千里起張先生某於天台鴈宕之間先生隱居避世學顔淵之學者

也學顔淵之學則志顔淵之志今赴河南縣之見明天子將以顔淵子之望望其王佐之治已吾聞河南公幕府有君子營者五千人奮長戟盪三軍如由之能者有其人矣騰辯舌代甲兵如賜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顧未知銷兵為農器撥亂還王道者有其人乎無也果無也吾於先生屬之先生能展顔子之所能使由賜其人無以施其能則河南之業成矣先生之志行矣慎勿曰蘭茝不與鮑魚同肆皋夔不與逢比同時

送張憲之汴梁序

會稽張憲與奉元趙信俱游吾門二人者各負忠義之氣經濟之才而未遇大知已以施諸行事也至正甲午憲嘗以布衣上書辯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軍之上出奇料敵言一一中表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春寇復陷常湖又以策干苗部之總兵者不能聽輒去嗚嗚泣下釃酒祝期偉人佐世太尉張公聞憲名辟以行人俾游說江東且輸米于淮安來別曰憲行必見察大將

也得吾師一言之教憲有以藉於蔡公矣予聞唐相臣裴度之佐主中興也延攬遺傑恢復失土入懸瓠者以愬之勇獻德棣者以耆之辯一武一文各適其用此所以成功之易也今大尉人期為唐之度也豪傑歸之惟恐後顧得一二耆愬已乎倘得昇冦不足平矣信既行予以愬期之子復踵往耆之所長當屬子已予勉之使大將之門三千客中十九人內稱有趙張兩奇士豈惟光吾門也哉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華亭倪中字德中予在璜溪時嘗從予遊於學有異能解行修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二人中名上游明年會試以病不行今年丙午會試于京優其蹈海而來者即奉大對倫魁又不限南士天子親以制科策于大夫詢以時政之急中以極言骨鯁應之其為漢南第一人必矣自兵興來士氣不振將二十年朝廷貢舉未有卓然輩出追隆延祐泰定之盛

授牒以出者類亡治狀至是糚牒換繻更晉取逢呼吸
折節以責其所自出若是者豈徒辱科其辱國甚矣自
漢舉賢良榮以仲舒而辱以公孫弘唐舉進士榮以陸
贄韓愈而辱於皇甫鎛王涯之流宋舉進士榮以韓琦
歐陽修而辱於丁謂王介甫之輩於乎士之出於一日
塲屋言辭俯仰之頃遂為天下後世成敗毁譽之繫如
此此令天子之厲精發情而親策于大夫務得真材之
用也甲上第句科以之榮國以之華者吾有屬於中矣

中尚以予言勉之期無負予師無負予明天子也

送華亭縣主簿張侯明善序

天下錢粮計所百萬而吳為最吳州縣計所百所而松為甲松兩邑華亭上海歲亦一百五十餘萬自張氏來兵賦繁興民力殫矣重罹錢氏之禍羣萌凋喪流走者十六七今逢聖明統有南北首立司農經理土畝慎選守令申以農事所重在乎國賦也守令于松者往往如履陷穽則以民貧賦劇律之簿責者甚嚴而恐恐乎咎

之及也郡守林公下車未遑他事首以國賦為第一義攸屬之官與以期會申以賞罰而華亭主簿張侯明善所分堡社督力有方獨奏先集之功堡父老無怨言且羣謁鐵史先生乞文以送之予喜侯為曹濮公卿之胄青年敏學有治才盍侈之言而況重以群公之命遂為叙其事而以詩四章

淞租一百五十萬比似他邦十倍過不是乘除贏縮妙催科下下筭人多

白粲紅鮮百萬艘張侯三法獨稱優黄堂賞罰明懲勸綵帳旌功第一籌

道不拾遺戸不關田萊盡闢驛橋完金陵天使如相問叱是滸鄉好宰官

風雲有路開騏驥枳棘無巢宿鳳凰東閣相君為座主便從玉笋賛當陽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濟南譚君清叙由奎章閣屬吏授儒教再轉而為平江

路知事於幕員在經歷左然吏把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事故府中事無鉅細得持可否君參幕員以來議可贊不咸一一當理府疑比未決輒就諮訪吏伏民隱未露雪又能發白之同列風裁以君振長官賓對以君肅然猶以不得行平生志為慊慊年考未滿而河南行省辟為屬掾濵行吳人士為祖帳西風門而乞余言以為君贈予惟令之員才而仕者往往限資格以為進退而吏部於恒格外崇選用之科或一再歲輒遷甚近者

武七八月四三月未嘗有及考者吁用賢法當爾也今譚君暴起身閭史不二十年躋七品秩贊留守佐行垣非其才名操行足以遭於時而行丞相府又推中朝選用之科爲急賢之務曷致是乎夫河南爲省控要會於四方禮樂文物海内之所瞻而尚焉者也君出贊重俾政令以成行丞相方面之功亦可以少伸所用矣用彌大聲彌振中朝急賢者又以選用法扳而進之由是以佐相府者上佐當宁以大流惠于天下豈不在譚君乎

哉惟君益勉所至以答所選而已耳至正七年十月廿有二日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國朝入仕之門莫尚進士科然士之懐抱才藝者不能人由科而進也轉科之業入司櫝吏為起身者制書亦許之故儒者以司櫝吏積勞而陷於宰輔者亦往往有焉不必其劣於進士科也華亭陳汝嘉世業儒始以文學自奮躋於場屋於是用毘陵郡侯薛公之辭為司櫝

吏及考漕府復以汝嘉之才復辟爲案櫝之司今復書考又將轉之於帥閫過此則陞省垣入流品官州縣而有民社之寄矣吾聞汝嘉之吏于郡也廉而克勤佐其守以行者歷歷可稱道居漕府也屢駕颿舶涉洋海周之以智慮濟之以忠誠故調粟至京如履砥道而往功捷而數亡折閱上所眷其勞而賚之者甚厚嗚呼以汝嘉既往之行觀之則將來之績葢有可言者已汝嘉年方強而志甚遠循格而進都窮秩食厚禄可指日俟況

其材實益茂聲猷益大執政者一汲引之踰資級而上則世之以司犢吏起身階至宰輔者吾不敢以之期汝嘉乎惟汝嘉之母曰吾不得工賜進士出身為儒者詬病吁彼進士出身庸詎知其踣而不得峻躋其格極者又豈少也哉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而取余言為序首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廿有一日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番易陳君仲剛由貴溪主簿遷浙之龍頭鹽司丞見余

錢塘以令嘗令於亭請曰君獨無言教我乎余曰治莫難於亭也久矣治農者農出租稅視旱澇有所蠲置治亭者異是歲集盈數約以三伏伏計以旬旬虧則薄責歲虧則祿奪爵貶其著為令甲雖飢饉之年雨澇之月不得以妨工控愬此職於亭者之難為也漕府飛符蚤夜下督責吏火急如律零吏鷹擊毛摯徼其私者甚於公而亭益憊矣亭官出語為亭地即以格令甲坐之即坐又不得損職去被縶徽纆如胥靡之徒故職於亭者

往往不得不䖝蠹其性牛羊其民人苛訣趣辦以為奇功且可擅名聲資進取豈弟仁厚務為善政覆不足為賢而重得咎禍然則𨢊無善政勢端使然也君豈弟仁厚人也善政施于貴溪之民而移之於亭得無法乖其政勢格其志耶然而君子為政與其不得譽於上或者苛訣趣辦為奇功不知其下之病而上之累益甚矣故𨢊病至今日而極非亟理其本雖㷀桑不能善其後也大司農方思治病之本減估直以通民食蠲羨額以舒

亭力截日吏新吏専選廉良勿俾苛刻者重病之君新

吏也奉法順流與亭吏始善政之行適會其時矣司之

令豫章胡君余所善吏以余言講求其本末異日課浙

鹺最者不與龍頭第一將誰與

東維子集卷三